

隋

書

一七



列傳卷第三十一

隋書六十六

特進臣魏

徵

上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爲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爲丞相甚見親待訪以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爲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羣臣曰朕昔爲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

附傳三十一
事業謬之力也賜物二千段謬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
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遂成風俗謬上書曰臣聞追遠
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改方稱爲孝如聞朝臣之內有父
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無賴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
於茲實損風化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
豈容遽褫縗絰強傳鈇華泣辭靈几之前送付佗人之室
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
位望通貴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
其死夕規其妾方便求娉以得爲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
之義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旣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

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諺又以屬文之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誅鐫銘銘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霜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惣叩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績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遮相師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僞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叅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豔付所司治罪自是公

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
典行大道於茲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
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
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之篇
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蓋由縣令刺史
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
聞風即効恐挂網者多請勸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
狀送臺譯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
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

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
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
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于聽覽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
無廉恥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
大乘以幹濟蒙擢謙恭靜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
誠先論已之功狀承顏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
無慙耻之色強干橫請唯以乾沒爲能自隋受命此風頓
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
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堦墀之側言辭不遜高
自稱譽上黷冕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

黜以懲風軌上以謬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
深革其弊謬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蹇
之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邛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
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舊
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時日
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謬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民有業
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體即附市籍於理
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爲勞擾於事非
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
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

夷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
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
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郟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治
書侍御史宏七歲而孤爲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
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爲中記室遷鎮南府諮
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旣平歸于周明帝
甚禮之引爲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
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

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
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徃日出
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
陽出其不虞以爲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
平遙縣伯邑六百戶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
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爲謙將達奚善所執逼送成都竟
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
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爲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
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迴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
將賜姓爲金氏訪及群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

隋傳三十一
賜姓劉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爲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勅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爲帝緒踈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麻箭軍長史廬江太守祺遂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爲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叅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荊州也召爲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

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荊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黃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荊州琳自桂州來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蕭譽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爲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嘗領矣政詭曰唯命嘗鏢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爲帝王琳孤弱不復能來政許之旣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

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誓怒命趣行
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
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
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
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
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
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机剖決如流用法寬平
無有冤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
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

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美元年轉率更令加位上
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
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
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
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
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
三催促榮語元愷曰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
名帳安在元愷曰稟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
便拒諱云無此語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
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

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纖介之憊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爲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爲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來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爲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踈

政由是出爲襄州摠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衆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爲神明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錄十卷及太子廢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爲岳陽王蕭登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啓辟爲參軍轉
法曹及啓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
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構難
高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主殊眷令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
懼梁主弈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
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之將
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迴等爲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
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歸疑爲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
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之